

海南省五指山市打造“雨林童声”文化名片

# 深山“小叶子”，飞向国际大舞台

本报记者 孙海天

在海南省五指山市水满乡热带雨林深处，晨雾还未散去，已传来清脆的歌声。

“我有一个愿望，要去全世界歌唱。给我一双翅膀，我想带着和平鸽……”在排练厅里，一群身着色彩绚丽黎苗服饰的孩子正在练声。窗外是郁郁葱葱的雨林乔木，屋内是纯净如泉水的童音。

这支来自大山深处的队伍，曾经叫作五指山黎苗童声合唱团，如今有了一个响亮的新名字——五指山市雨林童声合唱团。在短短3年多时间里，这群平均年龄不过10岁的“雨林精灵”从最初的“不敢开口”，到登上博鳌亚洲论坛，再到两度飞赴法国、亮相韩国济州岛，让歌声跨越山海、飘向世界。

## 唤醒沉睡的感知

如果不唱歌，11岁的李云冰和9岁的陈可欣会做什么？

“躺在地上。”李云冰笑着说，那是她以前在教室地板上画画、发呆的方式。在合唱团成立前，五指山市水满中心学校的课余时间，孩子们或是在操场上玩耍，或是躺在地上发呆。

地处五指山市腹地的水满乡，是海南海拔最高的乡镇。这里是海南生态的核心区，群山环抱，云雾常年缭绕着五座高耸的山峰，空气中弥漫着雨林植被和水满大叶茶的清香。这里也是海南黎族、苗族同胞的世代聚居地，大山阻隔了外界的喧嚣，也常常遮挡了孩子们眺望世界的目光。

“山里娃搞合唱？能行吗？”2022年，当组建一支童声合唱团的想法被提出时，有人曾这样质疑。

“干起来再说！”2022年，乡村全面振兴的号角吹进雨林深处。五指山市委、市政府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文化契机，决定探索“文艺赋能乡村”的新路径。2022年8月，五指山黎苗童声合唱团在水满中心学校正式成立。虽然面临师资匮乏等难题，但政府的决心很坚定：缺老师，就从省里请专家；缺资金，财政全力保障。

“我们的目标，不仅是在山里唱，更期待有朝一日能唱到山外，把我们独特的民族文化唱给更多人听。”水满中心学校校长郭海涛说。

合唱团发起人、艺术总监刘曼依然记得2022年第一次走进水满中心学校时的情景。作为资深音乐人，刘曼在海南生活了近30年，受邀接下了组建乡村合唱团的任务。那时，面对这位省城来的音乐专家，孩子们最本能的反应是后退、低头、沉默。

“从专业角度来看，乡村孩子的音乐感知力是沉睡的。”刘曼发现，这里不缺鸟鸣山幽，缺的是系统的艺术表达方式。长期的艺术资源匮乏，让孩子们找准音符的落点。

筛选团员的过程简单而直接：唱一首《一闪一闪亮晶晶》。能张开嘴、不跑调太远的，就被留了下来。

对于刘曼而言，教这群孩子唱歌，是一场耐心的长跑。没有专业的训练基础，不懂五线谱，甚至很多人连普通话都说得不够标准。刘曼和老师们没有急于传授复杂的乐理，而是让孩子们去聆听雨林的声音——风过林梢的呼啸之声、泉水击石的清越之音。他们告诉孩子：唱歌就像是在山间大喊，把心里的话说给大山听。

刘曼既采用口传心授的耐心引导，更引入了五线谱等专业训练体系。不懂音乐，就从认识五线谱开始教；不会唱歌，

就从声部等基本功练习起。一个音符一个音符地抠，一句歌词一句歌词地磨。

改变在日复一日的磨合中发生。四年级的陈可欣记得，刚入团时，大家连站姿都松松垮垮，为了分声部，要挨个在钢琴前试唱。慢慢地，原本调皮捣蛋的“坏小子”学会了在合唱队里挺直腰杆；原本见了生人就躲的黎家女孩，敢于直视老师的目光。

刘曼为合唱团量身定制了《五指山请酒欢歌》《毛纳幸福谣》等原创歌曲。孩子们发现，脚下的红土地、身边的水满茶，都可以变成旋律，歌声成了他们与大山对话的新方式。

海南大叶茶是海南省中部山区特有的茶叶品种，这些年，大叶茶“破圈”“出圈”，广受市场欢迎。当地乡亲们亲切地称呼合唱团孩子们为“小叶子”，希望他们也能迎来出彩的机会。

2023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，是合唱团的高光时刻之一。当稚嫩而真诚的歌声在国际舞台响起时，台下的掌声告诉刘曼：这群“小叶子”，可以飞起来了。

## 跨山海的共鸣

对于这群孩子，合唱团是一张通往未知世界的“船票”。

2024年初，为庆祝中法建交60周年，合唱团录制的MV《把五指山唱给法兰西》在外交部的推介活动中播放，不仅引起了关注，更帮他们获得了前往法国巴黎的邀请函。

要组织一群从未出过远门的山区孩子赴法，手续繁杂、挑战重重。五指山市成立工作专班，从护照办理到行程对接，全程护航。2024年5月，孩子们受邀飞赴巴黎。

“第一次坐飞机，还要转机，飞了很久很久。”陈可欣对那次旅程记忆犹新。对于这些从未离开过海南岛，甚至很少去海口的孩子来说，巴黎是一个遥远得有些不真实的地方。

为了那次演出，刘曼带着孩子们苦练法语。老师将法语歌词标注成读音相近的汉字，孩子们便一遍遍地背诵，形成肌肉记忆。

在巴黎塞纳河畔、埃菲尔铁塔下，五指山的孩子们与法国巴黎丽声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相遇了。语言不通并没有成为障碍，孩子们有自己的交流方法——手势、翻译软件，以及最通用的语言：音乐。

2024年10月，作为回访，法国巴黎丽声童声合唱团来到了水满乡毛纳村。那天午后突降大雨，演出场地被迫从露天广场转移到了狭窄的竹屋檐下。

雨水顺着茅草屋顶滴落，在地面汇成细流。没有炫目的灯光，没有专业的音响，中法两国的孩子们挤在一起。丽声童声合唱团的指挥伊丽莎白，身着一件带有黎锦元素的连衣裙——那是五指山孩子们赠送的礼物。她指挥着两国孩子共同唱起《友谊地久天长》。

歌声没有国界，它让万里之外的朋友紧紧站在一起。

2025年5月，巴黎塞纳河畔。初夏的阳光洒在古老的石板路上，五指山雨林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第二次踏上这片土地。

在巴黎圣母院附近，一支当地街头乐队正在演奏。或许是音乐的磁场相互吸引，孩子们停下脚步，在刘曼的指挥下，一首东方的《茉莉花》切入西方的街头旋

律。这种奇妙的混搭引得路过的巴黎市民纷纷驻足鼓掌。

“Bonjour（你好）！”合唱团成员李云冰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精致的苗族手工发卡，递给了一位围观的法国小女孩。没有复杂的语言，两个孩子相视一笑。

这种跨文化的共鸣，并非偶然。为了让孩子真正走出去，合唱团在曲目编排上下足了功夫。他们将黎族民歌《久久不见久久见》、苗族歌曲《抓螃蟹》进行艺术改编，同时专门排演了法语歌曲。

当巴黎丽声童声合唱团用法语唱起《如果我去中国》时，台下的观众眼角湿润了。

在政府专项资金和社会爱心人士的资助下，合唱团的文化交流足迹遍布海内外。在吉林长春的春京西历史文化街区，他们唱出了《水满茶歌》的清茶香韵。在韩国济州岛第63届耽罗文化节上，他们身着黎锦，载歌载舞。

## 扎下深根的生长

鲜花与掌声之外，刘曼和当地教育部门有着更深一层的冷思考。

“孩子们去过繁华都市，当他们回到水满乡后，那种落差是很大的。”刘曼说，如果高光时刻只是昙花一现，巨大的落差可能会让孩子迷失。

合唱，如何才能真正成为改变孩子命运的契机？

2025年11月6日，合唱团迎来了关键转折——“五指山市雨林童声合唱团”正式揭牌成立。新的合唱团打破了仅限水满乡中心学校的生源限制，开始面向五指山市第一小学、第三小学等全市学校选拔苗子，并依托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建立常态化训练基地。

“乡村学校生源有限，且流动性大。孩子到了六年级毕业，去市里上初中，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苗子就断层了。”刘曼解释道，升级后的合唱团将建立更完善的梯队体系：4岁到6岁的幼儿团抓听觉训练，7岁到10岁的童声团抓基础合唱，初高中则组建少年合唱团，甚至对接艺术类高考的通道。

与此同时，五指山市还通过“柔性引才”等政策，引入中国爱乐乐团、中央音乐学院等顶尖师资资源，对本地音乐教师进行“传帮带”，努力打造出一个标准化的县域美育样本。

“我们希望给这些孩子多提供一条路，或者将来艺术会为他们叩开高校的大门。”刘曼规划着，未来这些孩子学成归来，能成为五指山新一代的艺术教师，反哺家乡。

陈可欣已经有了自己的梦想：“长大后我想当一名老师，回到学校教书。”

眼下，合唱团的行程依然忙碌。2026年，合唱团计划在4月的海南黎族苗族传统节日“三月三”节庆活动中与法国音乐家合作，共同演绎雨林主题的跨界作品。合唱团还收到了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初步邀请，有望再次走出国门，在世界舞台上展示风采。

“我们希望孩子们能像雨林里的植物一样，根扎得深，叶子才能探得高。”刘曼说。

五指山下，万泉河畔，歌声未歇。教室里，阳光透过窗户洒在谱架上，窗外的雨林依旧葱郁。这群深山里的“小叶子”，正乘着歌声的气流，飞向更广阔的天地。他们知道自己属于雨林，也知道自己可以拥抱世界。

# 来了海南，我要再拼一把

——海南省全力推动人才荟萃之岛建设

本报记者 孙海天

海之滨把航天梦做实。

如果说航天人是在仰望星空，那么医务工作者则是在守护生命。

一年前，王毓斌还是内地某三甲医院的科室主任，医术精湛，日子安稳。如今，他来到海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担任泌尿外科主任、学科带头人。

吸引他的，是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的“特许政策”和自贸港医疗产业的广阔前景。一些国内尚未上市的国际创新药械耗材，在乐城，符合条件的患者可以经特许审批后率先使用，实现了与国际医疗技术的同步。“这对一个想在技术上有所突破的外科医生来说，吸引力太大了。”王毓斌说。

除了技术前景，海南给出的诚意也实打实。王毓斌感触颇深：“学校和医院推出了‘双百计划’‘领航计划’，只要你符合人才标准，想干事，启动资金直接给到位。”

没有了后顾之忧，王毓斌全身心投入到学科建设和临床诊疗中。针对海南前列腺癌等疾病晚期发现率高的问题，他带领团队深入市县开展义诊科普，推动早筛早诊。“来了海南，我要再拼一把。”王毓斌说。

人才聚，则产业兴；产业新，则动能足。在海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，技术专家张龙飞正忙着为一个特殊的海底项目奔走。

在海南长大的张龙飞，大学毕业后远赴海外深造，在全球顶尖的供应链企业积累了丰富的人工智能与智慧交通经验。

“以前总觉得高精尖的技术只能在北京、上海等大城市落地，回来才发现，家门口也有世界级的应用场景。”张龙飞感慨。

2023年回国后，张龙飞入选了海南省“四方之才”汇聚计划国际人才引进项目。让他意外的是，这一人才评价机制不唯论文、不唯职称，而是综合考量人才的市

场价值和企业实际需求。“这种认可，让我们这些企业技术人员心里很暖。”张龙飞说。

在海南陵水，全球首个商用海底数据中心项目正在运行。利用海水冷却服务器，能耗极低，而这里面涉及大量的数据处理和算力技术，正是张龙飞的“拿手好戏”。

从海南交通集团的“公路水路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升级项目”到“车路云一体化”试点，张龙飞现在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。“现在虽然忙，但每天都在解决具体问题，看着技术落地，这种成就感是完全不一样的。”张龙飞说，目前，他正牵头负责交通集团的数字交通和人工智能应用规划，试图用代码和算法，让海南的交通网络变得更加聪明。

2018年至今，海南共引进各类人才超104万人，其中45岁及以下中青年人才占比超九成，四大主导产业人才占比近七成。从“海归”博士到本土专才，从科研院所到企业一线，像李晓明、王毓斌、张龙飞这样的奋斗者，正成为海南自贸港建设的中坚力量。

“只有把平台建好，人才来了才有事做；只有产业发展了，人才才能留得住。”海南省委人才发展局有关负责人表示。在封关运作的新起点，海南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、更加灵活的机制、更加周到的服务，不仅引来“金凤凰”，更让“金凤凰”在南海之滨振翅高飞。

“10年前来这儿的时候，甚至很少有人听说过什么是遥感。”坐在海南省航天技术创新中心的办公室里，李晓明望向窗外。如今的文昌国际航天城，火箭总装厂房拔地而起，发射塔架直指苍穹。作为创新中心执行主任，他见证了这里从“只有椰林”到“仰望星空”的巨变。

海南自贸港建设如火如荼，比热带海岛气温更热的是，这里是干事创业的氛围。

2014年，李晓明随着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的项目来到海南。那时的海南，科技基础薄弱，想找一个像样的科研搭档都难。“刚开始搞创新中心时，加上两位院士和我，核心班底一共才3个人。”李晓明笑着回忆当年的岁月。

要搞航天，人才是核心。但面对内地成熟的科研环境，海南靠什么抢人？

“靠机制灵活，靠给舞台。”李晓明说，创新中心完全打破了条条框框，“不唯资历，不看‘帽子’，只看个人能力”。这种机制吸引了大量年轻人。

“不求所有，但求所用。”在柔性引才机制和省级科研经费的支持下，李晓明所在的团队迅速壮大。短短几年间，发展成拥有50多名全职科研人员的精锐队伍，平均年龄不到35岁，硕士以上学历超过90%。这群年轻人正围着商业航天的卫星链、火箭链和数据链忙活，在南